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二十一回 千金且向閩中送 八命初沉海底冤

且說殷成得了他姊姊的命令，一口氣就奔了出來，只見勒先正在那裡探頭探腦，一見了殷成，使搶步上前問道：「舅老爺！怎樣了？可得手麼？」殷成搖搖頭，只不言語。勒先不覺納悶道：「不行麼？」殷成也搖搖頭，一把拉了勒先就走。走到勒先寓處，方才問道：「老簡！你方才的話是真的麼？」勒先道：「千真萬真，怎麼不真？但不知舅老爺辦的怎樣了？」殷成道：「事情是容易辦妥了！只是要先付那一千兩金子。就是我那一千銀子，也是要先付的。不知你可辦得到？」勒先道：「只要裡面真的答應了，也沒有甚麼辦不到！」殷成道：「自然是答應了，難道我還騙你不成？你要是不相信時，我罰咒給你聽：我如果騙了你，馬上就叫雷打死我好麼？」勒先道：「舅老爺！你在這裡等一等，我去說來。」殷成道：「可要快點，遲了我可等不及。並且還有一句話，一定要今天送了進來，方能妥當，如果你辦不到，我可也辦不到！」勒先道：「我知道，你等一等，我就來。那煙榻上有鴉片煙，你燒兩口玩玩，我就來的。」說著去了。殷成在這裡坐等，等得心焦，又捨不得就去，只得到煙榻上吸了兩口煙，又躺了一會，勒先方才回來，說道：「事是可以辦得到的，就請舅老爺同去取來。」殷成跌腳道：「你這個人太不爽快了！何不就拿來了？你須知我是最怕見生人的。」勒先道：「舅老爺！你又來了，須知人家整千的金子，不是甚麼小玩意兒，哪裡就肯交給我？也得要你去見見面呀！」殷成道：「你不要冤我，你既然認得他，他為甚不相信你？我又不認得他，難道倒相信我起來麼？我不去，你要就代我去取了來，不然，我就走了。」勒先道：「你在我們面前很會賴皮，怎麼只是怕見人？」殷成道：「這是各人的脾氣，連裡面的老夫子，我一個也不招呼的，你此刻怎麼說，我要回去了！」勒先道：「你且再等一等，我就同你去拿來。這是大家的好處，就是你也有了一千的銀子，何必這樣性急？出來辦事情，總要有些耐性，象你這個樣子，哪裡辦得大事呢？」殷成沒奈何，只得再耐著性子來等。

勒先又去了好一會，同了一個人來，後面跟了四個跟班，肩膀上都扛著一個紫花布包裹，進來歇下。勒先指著殷成對那人道：「這位便是殷舅老爺。」又指著那人，對殷成道：「這位區師爺，是凌大爺的親戚。」殷成只得過來相見。爵興把殷成打量了一番道：「舍親的訟事，務求閣下鼎力！」殷成望著勒先道：「老簡，你到底怎麼講的？不要只管嘔我！」勒先道：「東西都在這裡了，凌大爺托區師爺送來，請舅老爺給了收條。」殷成道：「怎麼要起收條來？」爵興道：「這個本來不敢要收條，只是弟去回覆舍親，也要有個憑據。」殷成道：「那可難了，我的字又寫得不好，老簡，你代我寫了罷。」爵興聽了，便拉了勒先一把，兩個人一同到外頭去，唧噥了幾句，又回進來。勒先道：「就請區師爺寫了，舅老爺畫個押罷。」殷成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爵興要了紙筆，寫了「收到黃金白銀各一千兩正」十一個字，又標了年月，底下又寫了一個「殷」字，這是要等殷成自己寫名字的意思。寫罷，遞了過來。殷成也不寫名字，就在「殷」字底下，歪歪斜斜的畫了個十字，便遞給爵興，爵興笑了一笑，也就收了。便叫四個跟班，取過四個包裹，打開，取出十個紙包來，再打開看時，都是金子。一點點過了道：「這都是足九九八稱的，合共一千兩。」又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，遞過來道：「這是送閣下的菲敬。」殷成接了過來，看了又看，拉了勒先到外面問道：「這票子是真的麼？」勒先道：「笑話了！他們哪裡用出假票子來！」殷成道：「我向來不曾見過，不能不小心些。」勒先道：「你放心！我包你用！」殷成方才進來，問勒先討了一張白紙，把那票子包好了。解開衣襟，放在貼肉的衣袋裡。又道：「那個我拿他不動，要找個人幫忙才好。」勒先到外面叫了兩個夥計進來，把那金子分做兩大包，一個拿一包，跟著殷成要走。他忽然又叫住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」重新取出兩個紙包，問爵興道：「這是一百兩一包，不錯的麼？」爵興道：「一絲也不錯的！」殷成便把這兩包放下道：「老簡！這個且存在這裡，我等一會來拿，這件事我一個人說不下，是我姊姊幫著說的，這是我姊姊要的，我等一會馬上就來取。你千萬不要弄丟了！」勒先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！你送進去，就給我們個回信。」殷成道：「又要甚麼回信？」勒先道：「好歹裡面怎麼說，你出來告訴我們就是了。」殷成點點頭，帶了兩人就走。等了好一會，方才回來道：「沒有甚麼說，我姊姊已催著明天要提審了。」說著拿了二百兩金子，頭也不回就去了。爵興辭了勒先，自去回覆貴興，說起殷成的舉動，大家笑了一番。

到了次日，黃知縣果然提審這案，傳齊了兩造、四鄰、地保、柵夫、人證，開堂審訊。貴興也帶了錢裕國、文昌明到堂，當堂遞了親供。黃知縣看時，上寫道：「具訴詞人凌貴興，訴為藉死架禍，乞恩察釋無辜事：竊生父宗客，與惡梁天來之父朝大，在南雄合股經商，二十餘年，素無嫌怨。康熙四十八年，朝大因置沙田，價銀不敷，向生父揭借銀三千兩，立了借據為憑。嗣於某年月日，彼此分手。生父欲取回此款，朝大因見息微合算，不思吐還，耽延歲月。生父亡後，朝大相繼而亡，屢向天來兄弟討取，初尚認欠，再後問取，則以「人死債爛」……等語為報。竊思天來富有百萬，何致負此三千金之數？實係立意圖吞。去年路上相遇，生向理問，惡見生荏弱，拳腳相加，幸得族叔宗孔，聞聲奔救，街鄰勸解得免。當時既欲騰詞上控，緣伊之母，係生之姑，親來泣勸，因見姑悲苦，更念先人之誼，只得忍住。自謂有姑一日，一日不敢具詞，俟其良心自返。豈料賊劫其家，惡以八命陷人，希圖卸債。乃以虎監疊噬，抄殺七屍八命事，捏生叔姪在案。蒙恩傳審，敢不凜遵赴訴。外抄梁朝大親筆揭數一紙呈覽。乞恩察釋無辜，究債欠項，舉室沾恩。此稟。」

黃知縣看罷，把驚堂一拍，對天來道：「你父親的欠款，既然無力償還，也要好好商量，為甚麼誣捏他，希圖抵賴！」天來道：「這是一紙假票，並無中保。」黃知縣道：「真票假票，此刻我不急問你。你告他糾合強徒行動，到底是哪一個的見證？」張鳳跪上一步，稟道：「是小人於七月十八日，親在凌貴興窗外聽到的，並無虛偽。」梁翰昭也稟道：「當夜小人親眼看見賊伙中，多半是凌家子弟，不敢誣攀。」黃知縣又問黃元道：「你做柵夫的，應該比別人見得親切，你怎麼講？」黃元道：「小的見多是些生面人，而且多是隔縣的聲音，……」黃知縣一聲喝斷，對張鳳、翰昭道：「你兩個見得可比柵夫的親切麼？顯見得都不是安分之徒，插身多事！」說罷，撒簽喝打，兩旁差役，把二人牽翻在地，每人打了三十小板。當下錢裕國、文昌明一同稟道：「小老人世居譚村，素來知道凌貴興在家讀書，從來不敢多事。此次實是被梁天來誣告，太爺不信時，小老人兩個都肯具結。」張鳳又稟道：「這兩個具結的人，小人都認得。」因指錢裕國道：「他是嘉應州人剃頭阿三。」又指文昌明道：「他是殺豬阿二。」黃知縣道：「他們既是剃頭殺豬的，本縣且問你，你是做甚麼事業的？講！」二旁差役，一疊聲叫喝「講，講！」張鳳道：「小人素來安分，因為時運不佳，又不敢為非，只在街頭乞食。」黃知縣一聲喝斷道：「哇！凡人百藝，都可以謀生，看你年紀不大，又沒有殘疾，甚麼事不能做，卻要出來叫化，顯見得是個無賴！還要插身唆訟，左右，與我再打！」說罷，撒下簽來，兩旁差役，一聲答應，上前按倒張鳳，一五一十的打了八十大板，打得皮開肉裂。張鳳忍痛不過，大聲叫道：「冤枉呀！冤枉……」叫聲未絕，只聽得後堂一陣鼓響，抬頭看時，原來縣太爺已退堂去了，眾差役一擁上前，簇擁著原被兩造下去，聽候發落。

天來心中無限怨氣，看見翰昭、張鳳，無端被打，張鳳更是打得鮮血直流，一步一拐的，更覺傷心。正在心中沒個主意，忽見一個人走出來，大聲叫道：「太爺吩咐，梁天來一案人證，留下柵夫黃元，其餘各人，暫時釋放。」天來只得同了翰昭、張鳳，回到天和行裡。入得門看，只見茶房說道：「施先生在裡面候久了。」天來帶了二人進內，果見智伯在座，一見便問：「審得怎樣了？」天來就將堂上一切問話說了一遍。智伯道：「始終沒有問凌貴興一句話麼？」天來道：「沒有！」智伯搖頭道：「這件事壞了，我還料著一件事呢。」天來道：「先生料著甚麼事？」智伯道：「第二次打張鳳的時候，後堂便打了退堂鼓，馬上知縣就退堂去了！」天來驚道：「先生哪便知道？」

不知智伯說出甚話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